

走舍

集作傑



老舍傑作集目錄

月牙兒·····	一
黑白李·····	三七
歪毛兒·····	六〇
斷魂槍·····	七六
聽來的故事·····	八八
柳屯的·····	一〇〇
鐵牛和病鴨·····	一三三
上任·····	一四九

老舍傑作集

月牙兒

一

是的，我又看見月牙兒了，帶着點寒氣的一鉤兒淺金。多少次了，我看見跟現在這個月牙兒一樣的月牙兒；多少次了。牠帶着種種不同的感情，種種不同的景物，當我坐定了看牠，牠一次一次的在記憶中的碧雲上斜掛着。牠喚醒了我的記憶，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欲睡的花。

二

那第一次，帶着寒氣的月牙兒確是帶着寒氣。牠第一次在我的雲中是酸苦，牠那一點點微弱的淺金光兒照着我的淚。那時候我也不過是七歲吧，一面穿着短紅棉襖的小姑娘。戴着媽媽給我縫的一頂小帽兒，藍布的，上面印着小小的花，我記得。我倚着那間小屋的門垛，看着月牙兒。屋裏是藥味，烟味，媽媽的眼淚，爸爸的病；我獨自在台階上看着月牙，沒人招呼我，沒人顧得給我作晚飯。我曉得屋裏的慘淡，因為大家說爸爸的病……可是我更感覺

自己的悲慘，我冷，餓，沒人理我。一直的我立到月牙兒落下去。什麼也沒有了，我不能不哭。可是我的哭聲被媽媽的壓下去；爸，不出聲了，面上蒙了塊白布。我要掀開白布，再看爸爸，可是我不敢。屋裏只有那麼點點地方，都被爸爸佔了去。媽媽穿上白衣，我的紅襖上也罩了個沒縫襟邊的白袍，我記得，因為不斷的撕扯襟邊上的白絲兒。大家都很忙，嚷嚷的聲音兒很高，哭得很慟，可是事情並不多，也似乎值得不得嚷：爸爸就裝入那麼一個四塊薄板的棺材裏，到處都是縫子。然後，五六個人把他抬了走。媽和我在後邊哭。我記得爸，記得爸的木匣。那個木匣結束了爸的一切：每逢我想起爸來，我就想到非打開那個木匣不能見着他。但是，那木匣是深深的埋在地裏，我明知在城外哪個地方埋着他，可又像落在地上的一個雨點，似乎永難找到。

三

媽和我還穿着白袍，我又看見了月牙兒。那是個冷天，媽媽帶我出城去看爸的墳。媽拿着很薄很薄的一落兒紙。媽那天對我特別的好，我走不動便揹我一程，到城門上還給我買了一些炒栗子。什麼都是涼的，只有這些栗子是熱的；我捨不得吃，用牠們熱我的手。走了多

遠，我記不清了，總該是很遠很遠吧。在爸出殯的那天，我似乎沒覺得這麼遠，或者是因為那天人多；這次只是我們娘兒倆，媽不說話，我也懶得出聲。什麼都是靜寂的；那些黃土路靜寂得沒有頭兒。天是短的，我記得那個墳：小小的一堆兒土，遠處有一些高土崗兒，太陽在黃土崗兒上頭斜着，媽媽似乎顧不得我了，把我放在一旁，抱着墳頭兒去哭。我坐在墳頭的旁邊，弄着手裏那幾個栗子。媽哭了一陣，把那點紙焚化了，一些紙灰在我眼前捲成一兩個旋兒，而後懶懶的落在地上；風很小，可是很夠冷的，媽媽又哭起來。我也想爸，可是我不想哭他；我倒是爲媽媽哭得可憐而也落了淚。過去拉住媽媽的手：「媽不哭！不哭！」媽媽哭得更慟了。她把我摟在懷裏。眼看太陽就落下去，四外沒有一個人，只有我們娘兒倆。媽似乎也有點怕了，含着淚，扯起我就走，走出老遠，她回頭看了看，我也轉過身去：爸的墳已經辨不清了；土崗的這邊都是墳頭，一小堆一小堆，一直擺到土崗底下。媽媽嘆了口氣。我們緊走慢走，還沒有走到城門，我看見了月牙兒。四外漆黑，沒有聲音，只有月牙兒放出一道兒冷光。我乏了，媽媽抱起我來。怎樣進的城，我就知道了，只記得迷迷糊糊的。天上有個月牙兒。

剛八歲，我已經學會了去當東西。我知道，若當不來錢，我們娘兒倆就不要吃晚飯，因為媽媽但有點主意，也不肯叫我去。我準知道她每逢交給我個小包，鍋裏必是連一點粥底兒也看不見了。我們口鍋有時乾淨得像個體面的寡婦。這一天，我拿的是一面鏡子。只有這件東西似乎是不必要的，雖然媽媽天天得用牠。這是個春天，我們的棉衣都剛脫下來就入了當舖。我拿着這面鏡子，我知道怎樣小心，小心而且要走得快，當舖是老早就上門的。我怕當舖的那個大紅門，那個大高長櫃台。一看見那個門，我就心跳。可是我必須進去，幾乎是爬進去，那個高門坎兒是那麼高。我得用盡了力量，遞上我的東西，還得喊：「富富！」得了錢和當票，我知道怎樣小心的拿着，快快回家，曉得媽媽不放心。可是這一次，當舖不要這面鏡子，告訴我再添一號來。我懂得什麼叫「一號」。把鏡子摺在胸前，我拚命的往家跑。媽媽哭了；她找不到第二件東西，我在那間小屋住慣了，總以為東西不少；及至幫着媽媽一找可當的事物，我的小心裏纔明白過來，我們的東西很少，很少。媽媽不叫我去了。可是一媽媽咱們吃什麼呢？媽媽哭着遞給我她頭上的銀簪——只有這一件東西是銀的。我知

道，她拔下過來幾回，都沒肯交給我當去。這是媽媽出門子時，姥姥家給的一件首飾。現在，她把這末一件銀器給了我，叫我把鏡子放下。我盡了我的力量趕回當舖，那可怕的大門已經嚴嚴的關好了。我坐在那門墩上，握着那根銀簪。不敢高聲的哭，我看着天，啊，又是月牙兒點着我的眼淚！哭了好久，媽媽在黑影中來了，她拉住了我手，嚶，多麼熱的手。我忘了一切的苦處，連餓也忘了，只要有媽媽這隻手拉着我就好。我抽抽搭搭的說：「媽！咱們回家睡覺吧。明兒早上再來！」媽一聲沒出。又走了一會兒：「媽！你看這個月牙；爸死的那天，她就是這麼斜斜着。爲什麼她老這麼斜斜着呢？」媽還是一聲沒出，她的手有點顫。

五

媽媽整天的給人家洗衣裳。我老想幫助媽媽，可是插不上手。我只好等着媽媽，非到她完了事，我不去睡。有時月牙兒已經上來，她還哼味哼味的洗。那些臭襪子，硬牛皮似的，都是買賣地的夥計們送來的。媽媽洗完這些牛皮就吃不下飯去。我坐在她旁邊，看着月牙，蝙蝠專會在那條光兒底下穿過來穿過去，像銀線上穿着個大菱角，極快的又掉到暗處去。我

越可憐媽媽，便越愛這個月牙，因為看着牠，使我心中痛快一點。牠在夏天更可愛，牠老有那麼點涼氣，像一條冰似的。我愛牠給地上那點小影子，一會兒就沒了；迷迷糊糊的不甚清楚，及至影子沒了，地上就特別的黑，星也特別的亮，花也特別的香——我們的隣居有許多花木，那棵高高的洋槐總把花兒落到我們這邊來，像一層雪似的。

六

媽媽的手起了層鱗，叫她給搓搓背頂癢癢了。可是我不敢常勞動她，她的手是洗粗了的。她瘦，被臭襪子熏的常不吃飯。我知道媽媽要相主意了，我知道。她常把衣裳推到一邊，楞着。她和自己說話。她想什麼主意呢？我可是猜不着。

七

媽媽囑咐我不叫我別扭，要乖乖的叫「爸」：她又給我找到一個爸。這是另一個爸，我知道，因為墳墓已經埋好一個爸了。媽媽囑咐我的時候，眼睛看着別處。她含着淚說：「不能叫你餓死！」嘔，是因為不餓死我，媽媽另給我找了個爸。我不明白多少事，我有點怕，又有點希望——果然不再挨餓的話。多麼湊巧呢，離開我們那間小屋的時候，天上又掛着月

牙，這次的月牙比哪一回都清楚，都可怕；我是要離開這住慣了的小屋了。媽坐了一乘紅轎，前面還有幾個鼓手，吹打的一點也不好聽。轎在前邊走，我和一個男人在後邊跟着，他拉着我的手。那可怕的月牙放着一點光，彷彿在涼風裏顫動。街上沒有什麼人，只有些野狗追着鼓手們咬；轎子走得很快。上哪去呢？是不是把媽抬到城外去，抬到墳地去？那個男子扯着我走，我喘不過氣來，要哭都哭不出來。那男人的手心出了汗，涼得像個魚似的，我要喊「媽」，可是不敢。一會兒，月牙像個要閉上的一道大眼縫，轎子進了個小巷。

八

我在三四年裏似乎沒再看見月牙。新爸對我們很好，他有兩間屋子，他和媽住在裏間，我在外間睡鋪板。我起初還想跟媽媽睡。可是幾天之後，我反倒愛「我的」小屋了。屋裏有白白的牆，還有條長桌，一把椅子。這似乎都是我的。我的被子也比從前的厚實暖和了。媽媽也漸漸胖了點，臉上有了紅色，手上的那層鱗也慢慢掉淨。我好久沒去當當了。新爸叫我去上學。有時候他還跟我玩一會兒。我不知道為什麼不愛叫他「爸」，雖然我知道他很可愛。他似乎也知道這個，他常常對我那麼一笑；笑的時候他有很好看的眼睛。可是，媽偷偷

告訴我叫爸，我也不願十分的別扭。我心中明白，媽和我現在是有吃喝的，都因為有這個爸，我明白。是的，在這二四年裏我想不起曾經看見過月牙兒；也許是看見過而不大記得。爸死時那個月牙，媽轎子前面那個月牙，我永遠忘不了。那一點點光，那一點寒氣，老在我心中，比什麼都亮，都清涼，像塊玉似的，有時候想起來彷彿能用手摸到似的。

九

我很愛上學。我老覺得學校裏有不少的花，其實並沒有；只是一想起學校就想到花罷了，正像一想起爸的墳就想起城外的月牙兒——在野外的小風裏歪歪着。媽媽是很愛花的，雖然買不起，可是有人送給她一朵，她就頂喜歡的戴在頭上。我有機會便給他折一兩朵來；戴上朵鮮花，媽的後影還很年輕似的。媽喜歡，我也喜歡。在學校裏我也很喜歡。也許因為這個，我想起學校便想起花來？

一〇

當我要在小學畢業那年，媽又叫我去當當了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新爸忽然走了。他上了哪兒，媽似乎也不曉得。媽媽還叫我上學，她想爸不久就會回來的。他許多日子沒回來，連封

信也沒有。我想媽又該洗皂襪子了，這使我極難受。可是媽媽並沒這樣打算。她還打扮着，還愛戴花；奇怪！她不落淚，反倒好笑；爲什麼呢？我不明白！好幾次，我下學來，看她在門口兒立着。又隔了不久，我在路上走，有人「嗨」我了「嗨！給你媽捎個信兒去」「嗨」「你賣不賣呀？小嫩的！」我的臉紅得冒出火來，把頭低得無可再低。我明白，只是沒辦法。我不能問媽媽，不能。她對我很好，而且有時候極莊重的說我：「念書！念書！」媽是不識字的，爲什麼這樣催我念書呢？我疑心；又常由疑心而想到媽是爲我纔作那樣的事。媽是沒有更好的辦法。疑心的時候，我恨不能罵媽媽一頓。再一想，我要抱住她，央告她不要再作那個事。我恨自己不能幫助媽媽。所以我也想到：我在小學畢業後又有什麼用呢？我和同學打聽過了，有的告訴我，去年畢業的有好幾個作姨太太的。有的告訴我，誰當了暗門子。我不大懂這些事，可是由她們的說法，我猜到這不是好事。她們似乎什麼都知道，也愛偷偷的談論她們明知是不正當的事——這些事叫她們的臉紅紅的而顯出得意。我更疑心媽媽了，是不是等我畢業去作……這麼一想，有時候我不敢回家，我怕見媽媽。媽媽有時候給我點心錢，我不肯化，餓着肚子去上體操，常常要暈過去。看見別人吃點心，多麼香甜呢！可

是我得省着錢，萬一媽媽叫我去……我可以跑，假如我手中有錢。我最鬧的時候。手中有羊毛多錢！在這些時候，即使在白天，我也有時望一望天上，找我的月牙兒呢。我心中的苦處假若可以用個形狀比喻起來，必是個月牙兒形的。牠無倚無靠的在灰藍的天上掛着，光兒微弱，不大會兒便被黑暗包住。

一一

叫我最難過的是我慢慢的學會了恨媽媽。可是每當我恨她的時候，我不知不覺的便想起她描着我上墳的光景，想到了這個，我不能恨她了。我又非恨她不可。我的心像——還是像那個月牙兒，只能亮那麼一會兒，而黑暗是無限的。媽媽的屋裏常有男人來了，她不再躲避着我。他們的眼像狗似的看着我，古頭吐着，垂着涎。我在他們的眼中是更解縈的，我看出來。在很短的期間，我忽然明白了許多的事。我知道保護我自己，我覺出我身上好像有什麼可貴的地方，我聞得出我已有一種什麼味道，使我自己害羞，多感。我身上有了些力量，可以保護自己，也可以毀了自己，我有時很硬氣，有時候很軟。我不知怎樣好。我願愛媽媽，這時候我有好些必要問媽媽的事，需要媽媽的安慰；可是正在這個時候，我得躲着牠，我得

恨她；要不然我自己便不存在了。當我睡不着的時節，我很冷靜的思索，媽媽是可原諒的。她得顧我們倆的嘴。可是這個又使我要拒絕再吃她給我的飯菜。我的心就這麼忽冷忽熱，像冬天的風，休息一會兒，刮得更要猛；我靜候着我的怒氣衝來，沒法兒止住。

一二

事情不容我想好方法就變得更壞了。媽媽問我，「怎樣？」假若我真愛她呢，媽媽說，我應該幫助她。不然呢，她不能再管我了。這不像媽媽能說得出的話，但是她確是這麼說了。她說得很清楚：「我已經快老了，再過二年，想白叫人要也沒人要了！」這是對的，媽媽近來擦許多的粉，臉上還露出褶子來。她要再走一步，去專伺候一個男人。她的精神來不及伺候許多男人了。爲她自己想，這時候能有人要她——是個饅頭舖掌櫃的願要她——她該馬上就走。可是我已經是個大姑娘了，不像小時候那樣容易跟在媽媽轎後走過去了。我得打主意安置自己。假若我願意「幫助」媽媽呢，她可以不再走這一步，而由我代替她掙錢。代她掙錢，我真願意；可是那個掙錢方法叫我哆嗦。我知道什麼呢，叫我像個半老的婦人那樣去掙錢？媽媽的心是狠的，可是錢更狠。媽媽不逼着我走哪條路，她叫我自己挑選——幫助

她，或是我們娘兒倆各走各的。媽媽的眼沒有淚，早就乾了。我怎麼辦呢？

二三

我對校長說了。校長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胖胖的，不很精明，可是心熱。我是真沒了主意，要不然我怎會開口述說媽媽的……我並沒和校長親近過。當我對她說的時候，每個字都像燒紅了的煤球燙着我，我啞了，半天纔能吐出一個字。校長願意幫助我。她不能給我錢，只能供給我兩頓飯和住處——就住在學和個老女僕作伴兒。她叫我幫助書記員寫寫字，可是不必馬上就這麼辦，因為我的字還需要練習。兩頓飯，一個住處，解決了天大的問題。我可以不遲累媽媽了。媽媽這回連轎也沒坐，只坐了輛洋車，摸着黑走了。我的鋪蓋，她給了我。臨走的時候，媽媽掙扎着不哭，可是心底下的淚到底翻上來了。她知道我不能再找她了去，她的親女兒。我呢，我連哭都忘了怎哭了，我只裂着嘴抽達，淚蒙住了我的臉。我是她的女兒，朋友，安慰。但是我幫助不了她，除非我得作那種我決不肯作的事。在事後一想，我們娘兒倆就像兩個沒人管的狗，為我們的嘴我們得受着一切的苦處，好像我們身上沒有別的，只有一張嘴。爲這張嘴，我們得把其餘一切的東西都賣了。我不恨媽媽了，我明

白了。不是媽媽的毛病，也不是不該長那張嘴，是糧食的毛病，憑什麼沒有我們的吃食呢？這個別離，把過去一切的苦楚都壓過去了。那最明白我的眼淚怎流的月牙這個會沒出來，這回只有黑暗，連點螢火的光也沒有。媽媽就在暗中像個活鬼似的走了，連個影子也沒有。即使她馬上死了，恐怕也不會和爸埋在一處了，我連她將來的墳在哪裏都不知道。我只有這個媽媽，朋友。我的世界裏剩下我自己。

一四

媽媽永不能相見了，愛死在我心裏，像被霜打了的春花。我用心的練字，爲是能幫助校長抄寫些不要緊的東西。我必須有用，我是吃着別人的飯。我不像那些女同學，她們一天到晚注意別人，別人吃了什麼，穿了什麼，說了什麼；我老注意我自己，我的影子是我的朋友。「我」老在我的心上，因爲沒人愛我。我愛我自己，可憐我自己，鼓勵我自己，責備我自己；我知道我自己，彷彿我是另一個人似的。我身上有一點變化都使我害怕，使我歡喜，使我莫明其妙。在我自己手中拿着，像捧着一朵嬌嫩的花。我只能顧目前，沒有將來，也不敢深想。嚼着人家的飯，我知道那是晌午或晚上了，要不然我簡直想不起時間來；沒有希

望，沒有時間。我好像釘在個沒有日月的地方。想起媽媽，我曉得我曾經活了十幾年。對將來，我不像同學們那樣盼望放假，過節，過年；假期，節，年，跟我有什麼關係呢？可是我的身體是往大了長呢，我覺得出。覺出我又長大了一些，我更渺茫，我不放心我自己。我越往大了長，我越覺得自己好看，這是一點安慰；美使我抬高的自己的身分。可是我根本沒身分，安慰是先甜後苦的，苦到末了又使我自傲。窮，可是好看呢！這又使我怕：媽媽也是不難看的。

一五

我又老沒看月牙了，不敢去看，雖然想看。我已畢了業，還在學校裏住着。晚上，學校裏只有兩個老僕人，一男一女。他們不知怎樣對待我好，我既不是學生，也不是先生，又不是僕人，可有點像僕人。晚上，我一個人走在院中走，常被月牙給趕進屋來，我沒有膽子去看牠。可是在屋裏，我會想像牠是什麼樣，特別是在有點小風的時候。微風彷彿會給那點微光吹到我的心上來，使我想起過去，更加重了眼前的悲哀。我的心就好像在月光下的蝙蝠，雖然是在光的下面，可是自己是黑的；黑的東西，即使會飛，也還是黑的，我沒有希望。我可

是不哭，我只常皺着眉。

一六

我有了點進款：給學生織些東西，她們給我點工錢。校長允許我這麼辦。可是進不了許多，因為她們也會織。不過她們急於要用，自己趕不來，或是給家中人打雙手套或襪子，纔來照顧我。雖然是這樣，我的心似乎活了一點，我甚至想到：假若媽媽不走那一步，我是可以養活她的。一數我那點錢，我就知道這是夢想，可是這夢想使我舒服一點。我很想看看媽媽。假若她看見我，她必能跟我來，我們能有方法活着，我想——不十分相信，可是。我想媽媽，她常到我的夢中來。有一天，我跟着學生們去到城外旅行，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。爲是快點回來，我們抄了個小道。我看見了媽媽！在個小胡同裏，有一家賣饅頭的，門口放着個元寶筐，筐上插着個頂大的白木頭饅頭。順着牆坐着媽媽，身兒一仰一灣的拉風箱呢。從老遠我就看見了那個大木饅頭與媽媽，我認識她的後影。我要過去抱住她。可是我我不敢，我怕學生們笑話我，她們不許我有這樣的媽媽。越走越近了，我的頭低下去，從淚中看了她一眼，她沒看見我。我們一羣人擦着她的身子走進去，她好像是什麼也沒看見，